

陈新奇 /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有情 无缘

YOUQING WUYUAN

图书馆



有情无缘

YOUQING WUYUAN

陈新奇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情无缘/陈新奇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3
ISBN 7-220-05340-1

I. 有...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303 号

YOU QING WU YUAN

有情无缘

陈新奇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蒲其元 朱 兰
邱云松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97 千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340-1/I·821

定 价

26.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献 给

曾经在边疆、在基层、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留下过奋斗足迹的一代青年人。



用心与苛求

——读析《有情无缘》

字 心

风过雨去的不远的日子里，神州大地曾经进行了两个试验：一个是经济上的“大跃进”，一个是政治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个试验，使得经济倒退、民不聊生，在饥荒中葬送了成千成万鲜活的生命。后一个试验，则是国无宁日、家无宁日、人无宁日，一个伟大的民族几近走入绝境。

两个试验其实都是灵与肉的大搏战，于是有呼喊，有号啕，有低泣，有长叹，也有诅咒和骂娘的，更多的是芸芸众生的无奈和恐怖。应该说这些感情色彩的展示，非常值得史学家潜心研习，同时也给作家和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和心驰意骋的天地。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陆续出现了这方面的作品。不过堪称精品者少，即就总体而言，此类题材也远远挖掘不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事件值得注意。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左”的思潮的大汇总——狂卷而来，对民心人心和国脉国命的冲击与重创，无论花多少笔墨去揭示，站在历史的巅峰，大漠孤舟，长河落日，在荒凉和悲壮中，



绝不至于嫌厌其繁多与重复。

文学和人学，都期待着这方面的挖掘。令人庆幸的，尽管文坛为浮躁所浸淫、包抄，可有那么一些笔耕不辍者，背负历史的沉疴，面对来日的使命，始终沉迷在这片土壤里辛勤劳作。

其中便有本书的作者陈新奇！

33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她工作地的越西发生武斗死了人，我所在的部队派我与另外两个同志去处理。费尽周折请出了两位群众组织的头头，凭其伶牙俐齿终于平息了火药桶上的风波。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越西的辩才还要数陈新奇。可见到她却是在近20年之后，我已经到了四川文艺出版社。

她当时还羁留在凉山工作，一次偶然的见面中，她谈到她的经历，说很想据此写一部小说。不过那几年她正在奔走自己的调动，而又要抚养三个孩子，仅止于说说而已。

时光又过去了不少年，孩子们大学毕业，相继走上了敬业的岗位，她也早在近郊一个学校安身任教。她像是没容自己喘一口气，便提笔写她蓄谋已久的小说，并在前年春天送给我一册厚厚的初稿。越西的朋友说得不错，陈新奇会说也能写——我这是就她的语言来说。尽管作品尚不成熟，可语言极有特色。行云流水而观察细微却又略带凄楚的描绘，将我强烈地引回大凉山的崇山峻岭。我在那个山区生活过15年，每个县的险山恶水我都曾用青春的脚步丈量过，因此在她逼真的描写里，我立刻从记忆里感受到了生存的严酷，却又在艰辛的震颤中读出了苦涩的欢乐。

但作品还得修改，我希望陈新奇不要受到大山的局限，越过林莽与云雾，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写得更深刻些。

过后便很少接触，前不久她忽然来了，带着她已经修改出的长篇小说。她清癯的面容有些疲惫，脸色却还是那么精神，已经



做了奶奶，又返聘回去上课，在教案和孙儿的尿片子的诸多困扰中，不因写作闻达于诸侯，不以写作去充实腰包，含辛茹苦，终归写出来了。其实正如她所说：我只求写出来，了结一个心愿！

仅凭此点，也是十分感人的。

酒色财气充斥的当今，为一个圣洁的愿望而写作的人，已经只留下凤之毛麟之角了。

书名《有情无缘》。名副其实，道出了这部作品的真谛。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在无忧无虑、“天天向上”的14岁之年，父母忽遭变故，反右而实“左”的12级台风彻底摧毁了这个在新社会里建立的幸福家庭，将名为秀竹的小姑娘过早地抛进了险象环生、屈辱备尝的人生怪圈。

然而在红旗下树立的人生信念却未尝动摇，她认定自己也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她真有点像古之屈原，无论多冤多屈多么不为她心中的“理想”所接纳，却是痴心不改，虽九死而无悔，她铁心追逐着太阳，哪怕在追逐中毁灭自己，也要奋身扑向照耀着灵魂的光明。

秀竹所经受的坎坷与磨难，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从中学到大学到大凉山的工作岗位——无论雪地上的颠蹶，无论老林里的荆棘，无论试验田的戏弄，无论文革中的炮轰火烧以及皮肉的触及和人格的戕害，她都没有怨怪过心中的太阳，自始至终不改初衷地扑向有意与她保持距离的那片光明。其中的凄惶、痛楚、捉摸不定的不安、像弃儿也像弃妇一样地无依无靠，作者应该说是跟秀竹一样的身同体受。当然，眼睁睁瞧着这种背离人性、背离法理而与民主政治相悖的反常现象的，还有大凉山顶上的悠悠白云和彝家老阿妈烧得旺旺的火塘以及锁在栏里像豹子般暴戾的种猪和铺在山冈上的跟白絮一样温顺



般的羊群……

身同体受这一点很重要。《有情无缘》绝不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可正因为她拥有类似的人生阅历，所以对纵有一往情深而缺少缘分的理想主义单恋者体悟极深，好像滴水穿石，好像春雨润物，厚积而薄发，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描写刻画得分外真实，往往给人以震撼心灵的感动。

小说里也谈到了秀竹的婚姻。生就一副美人胎子的秀竹，在那样的大环境里很难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青梅竹马的恋人，由于身为军人与她右派分子子女的身份不相称而离开了。接下来的追求者，亦属有情而无缘——秀竹黑，追求者黑，黑加黑的身份将会给下一辈带来什么命运，已有层出不穷的耳闻目睹，所以爱情的羽翼尚未张开便不寒而栗地收拢了。末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于是凑合着找一个根红苗正的，草台班子的结合，只能是婚姻的悲剧。

这是作品的插曲，也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大环境如此叫人黯然神伤，即使创造一个小家庭的安乐窝也是有名无实的银样镢枪头。可叹的秀竹，连这样的镢枪头也没有来得及消受。

作品的不足是有的情节过于淡化而有的则写得太足了。

足便是实和密。太实则无空间，太密则无疏朗，不免影响了作品的外延和拓展，妨碍了人物的丰满和升华，同时制约了作品主题或作者倾向的进一步深化。

也许这是过高而不当的要求。可作为曾经沧海的大凉山入，读大凉山的作品有如见故人，亲情汨汨而生，由此希冀过奢，我想谁也会理解我的用心和宽容我的苛求。

2000年10月27日



第一章

(一)

三十多年前那个如火的七月，某省农学院基础化学实验室里，一位年轻助教正心烦意乱地做着试验。小伙子二十六七岁，穿着白背心，灰短裤，外罩一件白色工作服。只见他挥汗如雨，在一排排放有药品器皿的实验桌之间忙乱地走动，称量、抽吸、混合、倾倒，还不时拧开水管冲洗。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一个大烧杯掉在地上，蓝色的液体和着玻璃碎片在水泥地面上缓缓地铺散开来，像一幅莫名的蓝图，支离破碎而又有声有色。

“小陈，你今天怎么了？”

“没，没什么。”小陈支吾着，迅速找来扫帚和铁皮撮箕，“太热了，真是太热了。”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失手打碎器皿了。第一次是一架子的玻璃试管，那时他正想着华秀竹转交回来的那本精装笔记本，里面夹有一张字条：“谢谢陈老师，这是您的笔记本。学生华秀竹。”第二次打碎的是一支装有玫瑰红液体的小烧瓶。当时他正想着华秀竹那白里透红的小脸蛋，还有那一种过分严肃的眼神。这一次，他的确非常小心了，可是，依然还是走了神。

“唉——”他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

“小陈，是不是病了？”李老师关心地说，“干脆回去休息了吧，反正快下班了。”

“噢。”他一边把碎玻璃倒进污物桶，一边说，“李老师，那，那我就先回去了。”

小陈那一间八平米的斗室，位于单身宿舍四楼，正当西晒，屋子像一只热气腾腾的大蒸笼。他一头扎进去，仰面倒在床上，就再也不想动弹了。他闭上双眼，只觉得心里难受，鼻孔发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粘粘糊糊地蒙住了脸面。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他用双手捶打着凉席，一边对自己吼道，“陈力健呀陈力健，你还算男子汉吗？”

陈力健来自西北某名牌大学，1.80米的个头，高大魁伟，是校篮球队的中锋。他和华秀竹几乎同时进入这所农学院，一个是大学毕业分配，一个是大学新生入学。他负责指导实验的第一个班级，就是华秀竹所在的畜牧兽医系一年级畜牧班。那时华秀竹刚满17岁，清爽、秀丽、楚楚动人。李老师曾经说过：“这女孩真有些像古希腊的雕塑呢，天生丽质呀。”

华秀竹不仅气质典雅，还有一种特别细腻的白皮肤，就像童话故事讲的那样：“像雪一样白，像血一样红”。仿佛轻轻划一下就会渗出水来。在一群女学生当中特别引人注目。两位老师发



觉她不仅美丽，而且聪颖过人。在各种化学实验、作业或考试中，她总是名列前茅，还不时在实验报告中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陈力健惊叹之余，喜欢批上几句评语，什么：“此见解有新意，好！”“善于思考，望继续发扬！”“切望共同探讨，改进实验方法”等等。一年的课程学完了，陈老师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场文字游戏，情感上早已不能自拔，他眼睁睁地望着华秀竹离他而去，却始终不敢把“我爱你”这句评语写上作业本。

当时明文规定在校生不能谈恋爱，华秀竹那端庄到略显严肃的神态举止又总是让人望而却步。四年来，陈力健只好远远地关注着她，看着她由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女发展到全院知名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关心着她在课堂上、操场上、舞台上所获得的全部成功，为她的全面发展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他始终不能明白：华秀竹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呢？

陈力健叹了一口气，慢慢从凉席上坐起来，打开抽屉，拿出一包饼干。他干哽着吃了几块，又觉得难以下咽。屋里闷极了，闷得人喘不过气来，他烦躁地哼着，在斗室里转着碎步。躺下去吧，满身汗；站起来呢，汗满身。这可怕的暑热，简直要让人发疯。他“咚”的一声拉开房门，快步冲到走廊中部的盥洗间，扭开水笼头，劈头盖脑地冲了好一阵子，觉得好多了，这才又回到寝室。

他在等待今晚的毕业演出，那是院文工团专门为这次毕业晚会排练的大型话剧《草原雄鹰》。华秀竹在这出剧里担任主角——畜牧兽医系毕业的维吾尔族大学生阿米娜。虽然他已经多次看过排练，还热心地参与摄影及制作剧照，但今晚是华秀竹最后一次在学院登台表演，明日就得天各一方，或许从此杳无音讯。他不能忍受这样匆匆的别离，他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呀！



一个星期以前，他知道华秀竹即将留校任教，这才下定决心，托人带去一个精装笔记本和一封短信，请求和她单独谈一谈。好不容易等到下晚自习的时候，华秀竹来了，穿一件手工缝制的白色无袖短衫，蓝色短裤，赤脚上套一双廉价的平底塑料凉鞋，显得简朴，同时隐含着某种寒酸。

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三分人材、七分打扮”的漂亮姑娘，但偶尔也会发现一种人，无论什么样的衣着打扮，似乎对她们都没有多大影响，天生丽质、依然如故。你会记不住她的穿着，但你却不会忘记她的气质和风度。大概华秀竹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操场尽头的老槐树下，望着心中的女神飘然而至，陈力健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华秀竹却很客气地说：“陈老师，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就走了。”一边从书包里取出那个精装笔记本，递过来。

他一下子傻眼了，双手插在裤袋里，呆呆地站着。

他真想大声喊出来：“你不能走啊！”然后冲过去，把她揽在怀里，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从此不再分离。结果竟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秀——华，秀竹同学，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姑娘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祝贺你分……呵，”他不敢事先透露分配方案，于是转了个弯，“毕业分配如愿。”

“陈老师，”华秀竹抬起头来，一脸严肃的神情，“我的第一志愿是坚决服从国家分配，第二志愿是党的需要，第三志愿才说了，如果可能，想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为了强调自己的态度，她又补充了一句：“到哪里都可以，新疆、内蒙、西藏都行的。”

“哦……好……好的。”他终于又哽出了这么一句话，就再也



没有勇气说什么了，直到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

陈力健赶往大礼堂的时候，《草原雄鹰》已经开演了，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学院大礼堂，此时挤满了各系各年级的学生。他们或坐，或站，个个汗流浹背，但却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去。

舞台上音乐骤起，富有民族特色的新疆歌舞把人们带到了天山南北的草原牧场。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天幕下出现了鲜花盛开的辽阔草原。聚光灯下，阿米娜身着艳红高领套头绒线衣，下穿黑色薄呢西服裙；长长的辫子，卷曲的刘海，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活脱脱一个维吾尔姑娘。她吸引了全场观众的注意力，礼堂里鸦雀无声。

茫茫草原充满了神秘而又浪漫的色彩，精彩的对白把大学生们带进了一片诗情画意的理想世界。

陈力健站在最后一排，不禁有些热泪盈眶，昨日小刘的一段叙述又清晰地再现了出来。

那是晚饭以后，他的好友、学院办公室的小刘急匆匆地跑来说告诉他：

“大个子，你的那位女神要分走了。”

“什么？”他还没有从华秀竹退还笔记本的失望心境中完全恢复过来，就随便应付了一句：“开什么玩笑。”

“嘿！华秀竹要分到民族自治州去了。”

“民族？自治州？”陈力健清醒过来，“方案不是已经定了吗？”

“正在作内部调整呢。”

“没别的地方了？”



“只有自治州了。”

“什么?!”陈力健很有些吃惊。

那么清纯，那么富有才华的姑娘，她只是想作一名乡村女教师啊。他着急地问：“自治州不是还没有农业学校吗？”

“谁管呢？”小刘一本正经地说：“你不知道孙书记回来后生了气，要重新审查分配方案。他把牧医系的赵主任找来就问：‘这个华秀竹，是不是照片上那位洋气十足的资产阶级小姐呀？’赵主任当时很诧异，我才在旁边插了一句‘那是剧照’，孙书记狠狠瞪了我一眼，又问赵主任：‘什么出身？’赵主任说：‘教师家庭，这学生很有才华……’孙书记没有答话，接着又叫拿档案来，我赶紧递上去。他浏览了几页以后说：‘果然，父母都是资产阶级右派。’这时，赵主任已经到旁边窗口去了，孙书记走过去说：‘老赵呀，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脑子里的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啊。’他把赵主任拉到长藤椅上坐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们搞技术工作的同志，总喜欢说才华呀，能力呀，却很少考虑家庭出身，这是要犯大错误的。’赵主任耷拉着脑袋不做声，孙书记又说：‘出身，这是本质问题，不能只看表象不抓根本嘛。’他指着窗外对我们说：‘看见那些照片了吗？一副资产阶级派头，像这样的学生，再有多大本事也不能用！’他拿起笔来，在华秀竹三个字上面划了一个大×，然后对赵主任说：‘调整一下，放到基层去，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好好改造。’”

这个突变是陈力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被震懵了。和当时大多数革命同志一样，他也是有阶级觉悟的，但他却怎么也不能把地富反坏右的改造与华秀竹连在一起，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概念啊！“什么是表象？什么是本质？”他反复咀嚼着孙书记的那段



话，却是越来越糊涂了。

舞台上已是春去冬来，飘起了片片雪花。演员们都换上了冬装，阿米娜改穿长裤马靴，更加英姿勃勃，别有一番风韵。暴风雪来了，响起了呼呼的风声并配合着尖厉的呼啸，剧情进入高潮。阿米娜和她的恋人闹翻了，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较量，她终于披上白大褂，挎上出诊包，不顾一切地冲入暴风雪之中。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响起，背景上出现了千里草原，雄鹰在天空中翱翔。

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啊！

许多年以后，陈力健依然认为，当初的《草原雄鹰》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但是，此时此刻他却还来不及想到这些，他只有一种不平，一种担心，一种要与华秀竹认真谈一谈的强烈愿望。

陈力健匆匆赶往后台时，“阿米娜”正在卸装。他走上前去打了一个招呼，却因为人太多，什么话也没有敢说。

演出效果好极了，到后台来祝贺的人很多，华秀竹被围在中间，众星捧月似的，抽不开身来，一直等到人们簇拥着“阿米娜”回到宿舍，他也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

那一夜他失眠了，不知道是为了自己的爱情，还是为了华秀竹的命运。四年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却一次也没有说出口来。四年了，近在咫尺，却始终不敢靠近她。四年了，他忍受着单恋的痛苦，在心中反复描绘和塑造着他的女神，使她成了一尊完美无缺、高不可攀的神像。“四年了……”他喃喃地念着，渐渐有些恍惚，只觉得来到一座红墙绿瓦、古木森森的庙堂。他诚惶诚恐地迈过足足有两尺高的木门坎，发现迎面塑着一尊高大的神像。那神像手执柳枝金瓶，仪态万千地端坐在莲座上，四周金碧辉煌，香烟缭绕，木鱼声声。他匍匐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



好久好久，才偷偷地抬眼往上一瞧，啊！那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吗？只见观音菩萨轻舒玉臂，撩动柳枝，点点甘露洒在他的头顶上。他一阵激动，不觉抬起头来，怎么？他大吃一惊，一座好端端的庙堂竟然变成了一片荒山，光秃秃、冷飕飕，一派凄清寂寞，那观音菩萨正孤零零地立在山顶上。他揉揉自己的眼睛，再往前走了几步，觉得观音菩萨似乎正望着他，那端庄的体态，那生动的面容，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那，那不是秀竹吗？一阵狂风骤起，山脚下窜上来几只金睛白额大虎，一齐猛扑过来……

“秀竹、秀竹！”他狂喊着奔过去，“哐当”一声巨响，空中滚过一串惊雷，陈力健醒了。

天空已露曙色，瓢泼大雨正哗哗地往下倾泻，窗户早已被风吹开，飞溅的雨点毫不留情地洒在床铺上。他翻身跃起，迅速关上窗户，心里一片空落。

好大的雨啊！

上午九点宣布分配方案，只用了半小时左右，然后就开始办理离校手续了。兴奋的毕业生们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不少人当天就离开了学校。

陈力健四处寻找，也不见华秀竹的踪影。天下着雨，一会儿稀，一会儿密，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好不容易晴了一会儿，到傍晚的时候又下起了蒙蒙细雨。陈力健在校园里转了又转，还几次跑出校门，却始终不见华秀竹的身影。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见到华秀竹，希望和她倾心地谈一谈啊！

他苦苦等在女生宿舍附近，发觉只剩下不多的毕业生，大多是一些年龄比较小、或者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女生。他猛然记起华秀竹今年年底才满二十一岁，是她们班年龄最小的学生……她



太年轻了……

“为什么不事先想到建立一点关系，像有的学生那样，让领导了解了解呢？唉……”他记起小李的这段话，心里又是一种不平。

他在细雨中走走停停，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过，才看见华秀竹慢慢走回宿舍来了。依然是那身短衣短裤，依然是那么朴实无华，静悄悄、孤零零，让人心痛。眼望着她平静地踏上台阶，转入楼道，他才快步追上前去。在 1-13 号房门口，他赶上了她。一声轻轻的“秀竹”，却把姑娘吓了一大跳。陈力健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又要说不出话来。

“陈老师，”华秀竹说，“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呀。”

一句过于平静的客气话，几乎拒人于千里之外。陈力健顿了顿：“听说你明天早晨就要离校，能够听我说几句话吗？”

“嗯，”华秀竹想了想说，“到我们寝室去吧。”

一股凉风吹过，他觉得有些冷，又鼓起勇气说：“到外面走一走，行吗？”

华秀竹没有做声，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好吧。”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宿舍区，来到那棵老槐树下。华秀竹的头发早就湿透了，衣服也皱皱巴巴地粘在身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弱小。陈力健突然觉得自己这 1.80 米的大个头，怎么就不能保护一个如此娇小可怜的姑娘呢！一股激情逐渐涌动起来，他走上前去，勇敢地伸出了双手。

姑娘却低着头，毫无反应。举起的双手不知不觉就犹豫起来，落在了姑娘的肩头上，颤颤的、柔柔的、滚烫滚烫的，华秀竹心里一热，眼泪就潺潺地流了下来。

“秀竹，你心里委屈，我……我……”一句话竟让姑娘抽泣